

往事情怀



腊月香

一年之中，有一个灯火可亲家人闲坐的月份，倍感思念和温暖。

这就是农历腊月，我母亲最为看重的月份。母亲站在阳台上望天，她对我说，你看腊月里的云，也是要回家去的。

母亲说出这样的话，让我有一些惊讶。进城以前，母亲就是一个地道农妇。一到腊月，母亲就催促着我回老家去看一看，看一看那些日渐老去的老亲戚们，看一看竹林树木掩映下的老井老树老屋。

一个在腊月里没老家可回的人，终究是一个游子。但今年这个腊月，我是一个游子了，父亲在去年秋天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没有了父亲在腊月一同回老家，我的肋骨里，缺了一根最柔软的弦。

老家在腊月，还是薄雾一样缭绕到我眼前来。

我说的老家，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了。那是一条大江边群山环抱的村子，一到腊月，过年的气氛就浓了起来，空气里流淌着的，是迎接春节的喜气氤氲。哪怕是最贫寒人家的屋顶，也有乳白的薄雾与炊烟缭绕。

炊烟里，有农家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，还有农家院子里用柏树苗燃起腾起的烟雾熏制腊肉。那些腊肉，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传统制作，然后挂在农家老屋房梁上，和一同垂挂的金灿灿玉米一起，接受霜风雨露的吹拂，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。

难怪，走在腊月里的山道上，风哗啦啦吹，我吞咽着口水，是闻到腊肉香了。

老屋檐下，平日里大多沉默的石磨，在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。我家三爷爷做的石

磨，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，密布着带状的磨齿，两扇椭圆的磨扇，平时无懈可击地黏合在一起，一旦被推动，磨齿之间无比亲昵。如推的是水磨，就流淌出乳白色的琼浆玉液，那是来自大地的小麦、玉米、糯米……小时候的腊月里，每逢做豆腐汤圆打浆时，我就常常在石磨边喂磨，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磨眼里喂水泡过的黄豆、糯米；母亲推动着石磨，她的背影，就是在这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。

石磨，用上好的青石做成。在乡村，很大的石磨，有时要用一头驴来拉。我想起三爷爷，那年腊月，在做了生前最后一个石磨后，他突然一个趔趄栽倒在了山梁上。最后，一堆黄土，就把他给全部覆盖了。正月初一大早，我的三奶奶，在桌子上的汤圆碗上，搁上筷子，喃喃着喊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快回来吃汤圆，红糖包的馅儿……

在大江边的村子里，有我表姨的家。腊月里，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。我提着一篮子豆腐，或者是山枣、核桃，有时还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鸡公，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。

表姨家门前，有一个蓝幽幽的小湖。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，甘蔗的身子，霜打了后，还沾着一层白霜似的东西。一根根甘蔗在风中摇摆，表姨拿着一把砍刀，一刀砍下去，一根甘蔗身子还没站稳，就成了我的手中物。我抱在怀里啃着，甘蔗的甜汁，让我好几天后咂动舌头，感觉还是甜的。

20多年前的那个腊月，那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了。腊月里，我去表姨家，带去了乡亲们送给我的山里年货。那年，表姨的家，因为附近修建一个水电站需要迁移。记得那年大年三十，我的表姨父，一个人坐在将要淹没在水下的老屋顶上，边喝酒边唱歌，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当地山歌。表姨坐在屋

下，痴痴望着姨父，深陷的眼眶里，包容着的也是人生的悲欢。

而今，移居到外省的表姨全家，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每到腊月，79岁的表姨还坚持着老家过年的一些风俗。表姨在他乡忙年，腌制腊肉，打豆腐，用老家邮寄去的红薯做红薯粉，用老家邮寄的糯米做汤圆，在腊月二十三祭灶，把老祖宗的遗像供奉在香台之上……这是代代相传的年俗基因，在身体里生长，在血脉里融入。

腊月的一天，我在微信里看见，表姨家那口1993年的泡菜坛子，包浆浸透，憨憨如古董般立在厨房，发出迷人的温暖光晕。一缸老盐水，在岁月里流转，做出的地道老家美食，也由此慰藉着乡愁。

文/李 晓

昨日重现

过了腊八便是年

越近年底，越是感到时间的飞逝，越是回味远去的时光，清冷的冬夜，当我翻开那几张薄薄的日历时，猛然发现，腊八了。

老人经常讲腊八过后便是年。现在的我，却越来越害怕过年了，过年意味着又长了一岁，自己没觉得，但事实是一不小心已老了，健忘、爱回忆，这些初老的症状已显现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。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那熟悉的旋律仿佛又在耳边响起，我的思绪也又飘到了儿时，飘回了那个村庄。

小时候在老家过腊八，也颇有仪式感，在我看来那些曾经对生活满满的仪式感，以至于我的回忆里都是温馨美好的画面。

每年的腊八从“立冰人”开始，

在腊月初七这一天的下午，爸爸们总会去到村边空旷地方，那里的地里由于冬天浇地时留下大量积水，天气寒冷都结成了厚厚的冰，爸爸们拿着凿子、斧头，凿一大块冰用小车拉回来，冰是清透那种的，削成长方形，作为冰人坯子，然后用冰铲子或砍刀把冰柱按照人体身材比例雕琢成类似人的形状，冰人雕好后，大人们用车拉回家或背回家，回家后立在院外粪堆上，或者院子外，还要给冰人装点鼻子、眼睛、嘴巴，等待腊八的到来！

记得那一天，大人们忙碌，小孩子也不闲着，成群结队跟着大人们奔向村外，当然不忘带上冰车、毛猴，大人凿冰，小孩自己在冰上说，欢声笑语不时从远处传来，人们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。

到了晚上，妈妈总会督促我们姐弟三人早点睡，说第二天必须得早点起来吃粥，如果在太阳升起后起床，就会得红眼病，我们半信半疑，但还是会早早上炕睡觉。

腊八这一天，天还不亮，妈妈就起床熬腊八粥，现在想想煮腊八粥是技术活。妈妈一边做粥一边喊我们起床，我们一个个在被筒里探出小脑袋，看着妈妈在雾气缭绕中忙乎，就是不愿起来。

粥快熟时，我们一个个被拎出被窝，这时爸妈端半盆煮过红豆的水，到院外从上浇到自家的冰人头上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

那时候，我们爱吃粥主要是为了吃撒在粥上的白糖，因为平时吃不到，所以那天特稀罕。

女儿说“妈妈，你也做点腊八粥吧！”其实我正有此意，粥里有满满的甜蜜与幸福的味道。

文/杨利珍

